憺園文集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四

傳 書

姜太常傳

姜太常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陜西叅議有廉名應麟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即疏薦蔡悉顔鯨等五人十四年二月有二日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時王恭妃生皇長子巳五歲而鄭妃寵冠後宫初姙邠哀王帝與戲而傷之生三月不育鄭甚恚帝憐之與私誓即更舉子立爲東宫及皇第三子生賚予

篤厚中外籍籍謂神器且有所屬未幾加封之命
下禮部已具儀注將上應麟疏言近見大學士申
時行請冊立東宮有言元子弱少俟二三年舉行
旣而聖諭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竊謂禮貴別嫌
事當愼始貴妃所生固皇上第三子猶然亞位中
宮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
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典非所以重
儲貳定衆志也伏乞俯從末議收回成命臣愚不
勝大願且臣之所議者末也未及其本也皇上誠
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明詔

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慰宗
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宣中官掌印
者至諭冊封貴妃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
以手擊御案幾裂中官環跪叩首怒稍解奉旨冊
封非爲別故因其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
長幼姜應麟沽名賣直窺探上意著降極邊雜職
應麟遂得廣昌縣典史去是時國本之議自應麟
首發受嚴譴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
相繼言之並得罪兩京諸臣申救者疏復十數上
不省自後言者蠭起至于三案互發黨議相軋垂

六十年然自立儲自有長幼之旨出言者皆得執
此語以責信于主上朝廷雖厭之終不能奪也居
廣昌四年移餘干令丁外艱服闋至京時儲位尚
未定羣情恟恟首相沈一貫嘗為人言皆吾君子
也語傳播遠近應麟值之朝力爭之遂與忤復上
疏言臣既以身許國而陛下復以信許臣臣之初
心未竟者十有六年陛下之大信未成者亦十有
六年故臣欲以此日責大信于陛下以畢臣之初
心初臣為諫官因冊封皇貴妃有慎封典重儲貳
之請陛下降旨云立儲自有長幼以臣疑君賣直

而斥是臣之罪在不能仰體聖心謫有餘辜也繼
而禮官沈鯉有免斥言官之請陛下降旨云因其
實朕有過之地故薄罪示懲是臣之罪在不能仰
成聖德謫有餘辜也信斯言也陛下惟恐見疑于
羣臣以得罪于天下後世將朝更夕改之不暇不
意陛下之過舉猶故中外之人心轉疑初謂二三
年舉行今且五年矣初謂睿質清弱今則強壯矣
初謂先冊立後冠婚今則幾欲倒行矣夫冠婚可
委曰清弱冊立何嫌于強壯從期不舉行將有以
窺陛下之微矣彼偃仰風議之人方且怵威投鼠

甘心煬竈立視陛下孤立于上徐見陰陽之定而
坐收其利即有曲意調停者亦不過就中轉移望
風瑟縮殊未聞有挌不來麾不去如古大臣之風
者且此非特不忠于陛下而已究豈有工于爲宮
掖藩邸計而善成陛下之愛者哉夫有却座之諍
始免永巷之菑人彘之鑑燕啄之禍兆不灼灼也
陛下奈何溺衽席嗜美疢甘爲子孫貫無涯之禍
而不顧邪夫弓不抑則不揚矢不激則不遠士不
臨禍亂則忠憤不決烈以祖龍之酷尚奪氣于茅
焦之解衣危論以嬴秦之暴士尚有建節積尸闕

下而不悔陛下欲以威劫正人而成其私竊恐威
未及彈而大亂已成可不戒哉夫人主之託身不
可不愼託身賢士大夫不引而致之明盛不止託
身于宦官宮妾不引而致之亂亡不止今道路之
言謂册立不決由皇貴妃牽制所致甚者以爲窺
伺璇宮懷逝梁之非望又甚者以爲齮齕震器徼
壓紐之適然揆之理勢或非事實迹其隱微夫豈
無因萬一外戚中涓有以邪謀綴皇貴妃者恐皇
貴妃不得自由也萬一諂臣媚子有以家事誤陛
下者恐陛下亦不得自察也臣又思之陛下動以

祖宗爲法而尤憲章世廟爲兢兢竊謂世廟雖不
建儲猶令景王之國以絕羣疑而杜覬覦此又不
定之定不立之立也獨不可法歟臣前爲言官而
言以職諫也今不爲言官矣不當言矣然臣之官可
奪而臣之志不可奪陛下儻有感臣言即發德音冊
立冠昏一時並舉臣雖死猶榮若罪臣出位責臣
沽名則臣已席藁括髮待矣斷不願與中立觀望
全軀保妻子之臣同視息于天壤也疏上留中初
應麟被謫有旨不許朦朧陞用特疏其名于屏風
一貫既銜應麟因嗾吏部無得隨例補除每用啓

事特奏之待命七年輒不報二十九年十月有詔
立皇長子爲皇太子應麟遂歸家居二十餘年光
宗立起太僕少卿御史潘汝禎者舊爲慈谿令與
應麟有隙陰令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
宜致仕應麟引疾去蓋是時璫禍潛萌汝禎鳳翔
皆逆黨與正人爲難者也應麟爲謫官時有善政
廣昌白狼爲害傷人積千餘檄于邑神捕之立得
遂殲焉餘干宋丞相趙汝愚墓道爲守家方氏所
侵方宗強應麟親勘還之爲文祭汝愚未幾雷捽
其人擊而斃之墓下如倒植然人驚異之性剛直遇

意不可若飈發矢激人無得撓者以故恒與人齟
齬當萬曆季年稅使四出慈谿令韓國璠盡括邑
中契券搜索盈萬金猶不已人情驚怖應麟謁國
璠強出其契事得止邑人爲立尊德祠于北湖壖
尸祝之應麟自再詣京師目擊時事遂無意于用
世嘗寓書族人曰吏部以掣籤官人兵部以封昏
媚倭大臣皆持祿養交日夕如雷霆轟然在頭腦
上脅息無敢出一言爲天下者中原陸沈恐不難
致吾此身可以再嘗試乎其後一起即報罷應麟
愈老矣家居又十餘年崇禎三年卒其子思簡請

卹闕下從子御史思睿亦疏言之賜祭葬贈太常
卿

李蓀甫傳

李蓀甫名日爆福建安溪縣人以諸生高等貢入
太學能文章有幹略安溪在萬山中與永春德化
二縣接壤巖谷深險箐篁叢蔽人跡所不至以故
盜賊之窟其間者官司咸莫能詰順治乙未丙申
間海郡輯寧未久所在賊依險以居率掠人藏其
巢穴索厚賂蓀甫有弟攜妻孥居山堡一日賊至
弟及弟婦與其從子女十二人為賊所獲蓀甫徒

步入賊營以情告懇更慷慨陳禍福賊感動將盡
反其家人子弟有阻之者乃止會得間禖甫弟婦
及一從子得出十人者終無還理禖甫練鄉兵謀
刼得之賊所居地名磨頂峰高起插天三面皆可
攀援而升置邏卒戍守惟山後絕壁峭立非猱猿
不能至賊不爲備禖甫募得樵采二十人出山後
蟻附而上令人截一大竹筩吹之如篳篥聲震林
木禖甫則身率鄉兵自山下鼓噪天將明雨驟集
泉聲澒洞氛霧瀰漫溪谷咫尺不辨人賊出不意
大驚相奔觸逃走禖甫遂挈其弟及一從子以歸

然尚有八人在賊中賊既失利必恚恨必欲取蓀甫糾合餘黨及三縣之脇從者萬人日夜挑戰蓀甫冒矢石攻殺五月餘所被岩以數十計蓀甫兵嘗不滿百一日立營柵方定軍中無糧先遣五十人運糧城中僅留四十人守柵賊聞知率其衆八百人奄至咸相顧失色蓀甫不爲動方據案作書與官長言事而徐指麾衆人或勸堅壁勿戰蓀甫曰不可賊來驟此必知吾虛實以數百人攻一空柵吾必盡矣不如先迎之與一決四十人者分爲二隊以二十人守柵二十人迎賊隔溪水而陣相

去五步許賊見其人少輕之列礮百餘齊發人皆
倚樹閒避之礮出其中間發不能中賊礮窮渡溪
水徑前格鬭二十人反舉礮擊之中其渠帥再發
仆其纛賊驚竄葆甫益麾兵合守柵二十人前進
格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無數獲旗幟器械千計
賊移營宵遁自此不敢復戰矣葆甫直追至其所
過秀才蕭某謂曰君家賊山下賊動靜必知之君
弟爲我言李葆甫安溪男子誓不與若曹共生盍
早出決戰無自逃匿山谷間爲也秀才具以告賊懼
僞許還其家口而縲縶如故蕭恥失信于葆甫率

其族人子弟與蓀甫合兵破賊壘盡奪子弟八人者以歸賊之魁某某走至漳州請降于是三縣山寇悉平有司上其功將不次擢用而賊某降于大帥者爲讎所殺賊黨恨蓀甫刺骨誣以同謀殺人欲深文入蓀甫罪事雖得白其功亦竟未敘録云蓀甫讀書甚富所著古文詞多奇氣自謂絶類司馬子長在太學期滿就選人當除府倅棄弗就今年六十餘矣從子李編脩晉卿予同年進士童時偕其母弟陷賊中者時與予述其世父膽略過人每戰矢石亂下目不交睫與賊相持五月餘未嘗

亡失一人晉卿在賊中見賊狼狽奔還即持梃揚撻晉卿等纍百身無完膚足腫大如股屬天幸不死蓋葆甫每戰未嘗不勝也

徐子曰史稱梁將軍程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井唐越國公汪華隋末起兵拒亂保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地皆未有朝命能自建樹功勳剿除盜賊而元末如劉基章溢胡深並以文章之士保障閩浙之間其事都與葆甫相類然皆遭際風雲銘功竹帛而葆甫乃以明經終老于荒山絕壑之間且幾不免禍豪傑之士孰不為之扼腕太息

者蓀甫顧恬然不以介意噫嘻豈不難哉

葉石君傳

葉石君者隱君子也性嗜書世居洞庭山中嘗游虞山樂其山水因家焉所至必多聚書嘗損衣食之需以購書多至數千卷會鼎革兵燹盡亡其貲財獨身走還洞庭其鄉人相與勞苦石君顰蹙曰貲財無足言獨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已復居虞山益購書倍多于前石君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抄本收藏古帙雖零缺單卷必重購之世所常行者勿貴也其所得書條別部居精辨真贋手識

其所由來識者皆以爲當有三子時誡之曰若等無務進取但能守我書讀之足矣年六十七卒于家石君既没而鄉人益思之以爲王君公仲長子光流亞也其友黄儀子鴻嘗爲予言因爲之傳石君名樹蓮嘗爲邑諸生已而棄去石君其字也子鴻精方輿之學亦奇士

賛曰江南藏書家有金陵焦氏虞山錢氏四明范氏錢氏絳雲半野之藏甚富惜厄于火漪園先生之後所藏亦多散軼惟范氏天一閣尚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度之一樓曰傳是樓然較之

諸家所藏多有目無書殊足慽也向亦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洞庭有林屋洞相傳禹于此得異書如古所云宛委石倉者石君得之其亦不偶然也夫

內閣中書席君傳

君諱啓圖字文輿世居吳縣洞庭之東山父諱本楨當明崇禎之季海內荒亂出家財賑饑助餉朝廷嘉之授文華殿中書知銜至太僕寺少卿子四人君其仲也用例爲歲貢生需次內閣中書舍人生平惟以讀書好善爲事性尤至孝惟恐太僕澤人

之志不竟於身後初山中人善賈而女子不知紡績大僕欲教之未遂而卒君乃多造紡車織具給遠近貧戶募習者令散處教授又大設肆鬻木緜收布欲民得贏利樂為之鬻則抑之直收故昂之於是競勸于布未數年機杼聲徹閭巷月朔望俵米貧戶其家行之已再世康熙初年歲荐飢君發廩口給凡用米一千三百餘石後數年旱給如前之數而贖歸其已鬻之妻子至數十人冬絮夏幬病藥死櫬無論豐祲歲給以為常貧民取之如其家焉嘗見道莩不行者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凡數里擴

太僕所置義冢至三十餘畝嘗自言財帛豈可長守
吾幸承先緒子孫衣食無缺足矣於族誼尤篤自
太僕時已置義田君益周之無不得所者又設義
塾延師訓族人之子弟親舊窮乏之畢賙恤四方名
士造門必倒屣款接於是義聲益著然亦以是數
減貲不惜也居常得閒即低首治書所購經史子集
以萬卷初太僕輯先正格言未就君本其意著畜
德錄至病革猶排纂牀簀閒竟卒而其嗣子續成
之行於世君素善病未三十疊經大喪哀毀過當
生母譚早世嫡母吳淑人撫養至長成於吳淑人

之疾夜叩北斗焚疏至四十九章願以身代哭泣
苦塊病益深所居輒設帷避風雖白晝常讀書燈
燭下然於凡臨遣賓客指授僕隷户租市籍人事
之往來無不經其算畫以故足不履户限而內外
犂然病七年至庚申七月感寒疾謂醫者曰吾以
戊寅生寅遇申必尅命其止此乎比歿歲日月時
果皆甲申也享年四十有三訃至山中無少長皆悲
涕所嘗被德者多至失聲曰善人死矣吾今將安
歸子三人永劼永勛永𤁆永勛亦中書家居出後
於伯氏

徐子曰以物之不齊自先王之世不能鈞民之貧富而能使人之自相任賉及王澤既衰貧者無所聊賴富者至於并兼不止或者遂欲摧抑巨室以業貧民而使貧富之不相耀此必不可得之勢當此之時而有體先王任賉之意用不餘補不足仁心義問浹於親踈昭於上下雖其澤之行于近不被於遠施之及乎小不至乎大然由是道以達之天下饑寒之衆庶幾其有濟乎此席氏父子所以世濟其德而文輿之没至十餘年人猶追慕之不已也

書

與曹彞士編脩書

彞士館丈足下昨聞賢伯父顧菴先生之訃奉慰
邸舍見足下顏色甚戚痛念世父撫育之恩悲不
能已欲成服設位受弔而質之薦紳先生謂近世
無行此禮者疑其驚世而駭俗某以爲不然古之
弔喪匪特于其親喪而弔之也雖功緦輕喪及哭
其朋友哭其所知人必弔之蓋聞喪則哭哭則必
爲位而受弔焉況於世父之尊齊衰期年之重服
又有撫育之恩爲位而哭其何可以已乎儀禮喪
服傳曰伯父叔父何以朞也與尊同體也三年之

喪三日不食期之喪二日不食免絰袒襲及居處之節不過殺於親喪其慘戚無大異也禮記奔喪篇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按三日五哭卒象始死至三日而斂也孔氏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位及免絰成服之禮開元禮及政和禮明會典大略相同今之京朝官期喪以下不能奔者可倣而行之者也禮凡

爲位不奠鄭氏謂其精神不存乎是而張橫渠則云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爲久奠喪禮於殯常奠喪不剥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横渠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按他所者謂異國之官府館舍故不得久設奠耳唐宋士大夫皆居公廨故有服往往於寺觀發喪今之邸舍與家無異雖爲位及久奠可也司馬温公書儀凡爲位而哭中間設一椅如在殯然憑而哭之朱子亦遵其說其後王柏之喪四

方學者皆設位持服則兆特哭者與弔者有位而
亦設神位可知矣喪無二主椅之設非主也温公
與横渠考亭知其不可以不設也古人如戴封以
伯父喪去官開元禮亦有給假之條明洪武二十
三年始禁期親以下奔喪往返曠廢職業只在官
持服今例聞喪者本衙門放假以服輕重爲差旣
許其持服矣而不許其設位不許其受弔蔑禮經
之明文習世俗之陋說君子所不敢出矣賢世父
詞館尊宿門人弟子及平時故人在都邑者俱欲
向足下邸寓致哀足下天性孝友勤勤懇至某不

敢不以所聞具對惟高明裁察某再拜

再與曹彝士書

古之爲位者乃哭者之位猶夫在家主人衆主人親戚賓客各有位次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古者於外聞喪賓之弔之與主人拾踊其去也拜之而已温公以其無所憑寄故特爲設坐以象尸柩但云喪側有子孫即不奠而横渠斷然謂亦可以設奠者寧非禮以義起者歟以古人言之雖在外聞父母之喪大約爲哭位而不設奠自宋儒之論不惟爲位會哭而且可設神位雖

其師友之無服者必設位而奠焉則周親更可知矣今之設位而奠旣可行於父母之喪安見世父之喪不可以設位也喪之有主人也論其常則適子爲主衆子且不得拜賓而及其變非可一槩論者檀弓伯高之喪夫子曰爲賜也來者拜之是朋友爲主也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上是甥爲舅主也况於從子之親乎愚謂當如今人家治喪而少殺其禮不設帷㡧不肅賓治事設神坐於中堂弔者至延入主人齊衰牡麻絰待於次弔者焚香鞠躬再拜酹酒再拜主人拜賓賓出

踊多寡視其親疎三日而事畢踰月釋衰絰如常
入署仍於私居持服終喪則於禮意愜合而亦以
見賢世父撫教恩意異于尋常周年之戚矣某再
拜

與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昨廿四日奉謁時言及臺省銓部内陞外轉未暢
其說玆更爲公終道之按明會典隆慶四年議准
除吏部員外郎左右給事中以下及年未甚深御
史應外補者隨時推用外其郎中都給事中年深
御史察其才力政績酌陞内外職任不許仍前但

挨資次定爲歲例陞轉是推陞年例之名起於此時蓋内外互用之意非以不才而舍之也萬曆二年令吏部將科道官量其才力資俸内外一體陞轉不必拘一年兩次及多寡之數蓋前此嘉靖以前原無定制後則定爲春秋兩季推陞優者内陞次者外轉大約正陞論俸閏陞論資外轉者則不論資俸深淺歷之久其至卿貳也殊塗而同歸以爲臺省銓部綱紀耳目之司其任至鉅故雖官品不高恒用進士初選除授而内外遷轉必登三四品者責之既重則待之宜優我　國家三署之

設責任無改而負額則大減於舊科道寥寥僅存十之二三其除授也非卓異薦舉之縣令則翰林教育之庶常與夫京官有聲望者擇之不可謂不慎其既選也內陞者非歷資數年不得即外轉者亦有歷俸三四年以上者授以副使參議等官亦不爲過況京察既有黜汰言事不實復有處分其果闒冗不肖背公營私者新例更爲嚴密夫既得之綦難而繩之綦切矣朝廷厚畀之以職任而官品不高者具有深意特畀其秩以責其效鼓舞而振作之實隱然待以金紫勢不得不內外並用非

有大優劣於其間是以陞轉品級不甚懸絶若或
過爲裁抑升沈之間頃刻霄壤未嘗見其確然賢
確然不肖將居是職者不深惟一時激勵之意人
人有菀枯之見在其胸中勢必揣摩奔競承望風
旨或乃自居於卑冗體勢既衰薾然不振官邪益
無所忌憚何以勸之任事而作其敢言之氣謂宜
一如舊章外轉仍授監司爲當惟公財擇特爲昌
論其於　國體世運所關非細臨啓惶恐

與舅氏亭林先生論姓氏書

古之人有姓而又有氏姓以統其同氏以別其異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男子有事于其國者也稱于國人見于策書者不一書而足也不詳其氏無以别其人女子則稱于國人見于策書者罕矣從同焉無害也若今日之男子稱名而女子但稱其姓固亦猶行古之道也左氏所載三桓七穆之系其粲然可考者矣至戰國而世卿之族盡亡所用者皆游說之士而譜牒亦稍稍廢至秦而後遂不復講于是以姓氏混而爲一而姓之多遂至于累千萬而氏族之法一變于是有因事而改若陶之朱公有避仇而改若秦之張禄賜姓而改若漢之劉

敬冒人姓若漢之衞青省二字僞一字若王孫夏
侯之類各省而用其一于是幷其得姓之本失之
而姓亦不可辨矣然六朝至唐猶重譜牒南推王
謝北右崔盧唐時氏族之書臚列甚具上推其先
往往累二三十世可攷然已有傅會之誤如洪容
齋之論沈隱侯者至五代干戈之後朝無世臣家
鮮完譜金元以後姓氏之學亾矣古來言氏族者
莫如鄭夾漈其所撰列蓋亦頗得其源流然亦有
未合者拘于例而不能闕其疑也且如竇氏烏知
其不爲地也而必曰后憎逃出自竇然則趙武可

氏之曰袴乎閈人氏烏知其不為人字也而必曰少正卯魯之聞人然則子産之後氏曰恵人樂正子之後氏曰善人曰信人可乎左氏以官為氏則宋有左師楚有左尹左史左徒秦有左庶長烏知其為誰也而必曰楚左史倚相之後又以作春秋傳之左丘明系之古人以王父字為氏不聞以王父名也楚鬻拳名拳烏知衛之人不有字拳者而曰衛大夫拳彌即楚鬻拳之後鄭穆公名蘭烏知他國之人不有字蘭若楚之子蘭者而曰鄭穆公之支庶而用其王父之名如此之類比比皆是並

穿鑿傅會承前人之誤而未之釐革者也今欲勒成一書傳之于後當有次第鄙見先考定黃帝至殷周見于經傳者錄出爲一則次及春秋時人當用左傳國語爲一則次六國秦時人用史記戰國策爲一則自漢以下倣此其不見正史而見他書者各附其則之末其并時代不得或并其名不得而但見于急就章等書者别爲一則以附其後務令不漏不紊既畢而後考其源流略爲辨論使姓從其人人從其代人著其始見之人代著其始見之代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其亦可矣如所云逃出自

賓等語雖甚不通而韓碑已用之亦須載其說于下以俟駁正凡引書俱備録其書如世本風俗通之類凡引注俱備録其人如臣瓚曰師古曰之類此種工夫極爲詳密非先生不能爲聊陳瞽議以助百一幷望有以教我

與友論社倉書

頻年閭閻闡問鈌如瞻仰之懷積於陵阜知先生操行彌篤爲善若不及旣以飭躬兼用澤物可勝委服可勝仰羡社倉一事自少時奉先人之誨即揞心力舉懷此三十年而未訓蓋寤寐耿耿久矣

今愚兄弟輒各捐米千石稍爲鄉邑凶荒之備而
身覊輦轂間不能追從諸賢後塵講明條約頃者
兒曹南還特令奉教左右要之此事雖輸財極不
易猶可共勉惟規畫經久推行無弊此爲最難所
望先生與同志諸先生悉心區理俾得盡善苟有
利賴及于鄉里則皆諸賢德惠所貽非愚兄弟之
所敢有也竊見所刋條例至爲精密但恐一聞當
事仰借護持將來遂成官物借撥那移無乎不可
其勢轉不能歷久所以區區之鄙懷欲仰煩良友
經營不敢別徇當官彈壓卽邑間自有公舉不妨

並行非敢專爲善之名而昧與人同之義也此米一出即爲大共之物小伻不過使之記出納耳諸所未盡幸詳語兒曹俾之遵奉麾指百惟垂意弟馨顒言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四

多識前言往行旁括制舉之業援筆立就皆得聖
賢精義煌煌鉅篇已盈瓊笥侍從環衛簪歎非常
諸皇子並穎悟過人温良成性晨興咕嗶之餘舍
矢如破髫齔之歲賢譽著聞穆穆皇皇本支之盛
無以加矣
皇上又時時訓誨家庭之內聖法道統親爲諸授
文經武緯致治保邦之略罔弗殫究猗歟盛哉恭
捧　庭訓循環伏讀與二典三謨交相表裏昭示
萬世永永作則唐宗金鏡之篇明帝文華之訓不
足幾其萬一矣臣等得侍直　禁庭親見

皇上典學之勤敏神武之雄邁誠天縱多能生民
以來所未之有　訓辭之所敘述乃以
聖人道聖人之事有德之言以身爲教也非
聖人無此善教非
聖人之子無此善承
天祐　皇清秀靈誕毓如海之潤如日之暉　龍
樓惋愉方於啓誦麟趾信厚比諸虞號記所謂其
成也懌恭敬而温文者其效既彰彰矣詩大雅曰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書梓材曰惟曰欲至於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我

皇上永綏多福億萬年無疆惟休皆至德之所
貽翼矣敢拜手稽首而記簡末
起居注書後
伏惟
皇上御極之二十一年逆孽削平王師奏凱偃息
兵革脩明禮樂天人合應書軌齊同宇内樂康天
下寧一四民遵業萬類蕃滋二氣和而風雨時五
穀昌而倉廩實威已無不加德已無不被皇哉唐
哉此至治極盛之象也乃
皇上親詣奉天

陵寢昭告成功恩
祖宗創業之由溯王氣發祥之始　車駕所至赦
罪蠲租萬姓顒顒欣欣無不銜戴
聖澤至於　聽政御講寒暑無間懼開臣僚燕安
之漸申戒再三期於天工無曠百職修舉賞功與
能簡賢出滯小善不廢片言是褒諸如治河理漕
恤兵愛民尤惓惓致意當此永清耆定益為久安
長治之圖誠有書之即可傳垂之皆可法者雖堯
咨舜儆亦莫能過而豈區區漢之文景唐之貞觀
所可仿佛萬一者歟臣等備員珥筆日從侍直之

餘仰瞻

天表飫聞　聖謨竊謂於

皇上法

祖勤民之至意似與中外臣工僅從用人行政諸

大端窺見　如天之度者稍爲加詳焉而媿不能

一一記之於冊也夫致治之道曰誠曰一誠則久

而不息一則貞而不雜

皇上好生之德決於幽遐可謂誠矣𥳑業萬幾始

終無間可謂一矣君心之所係即政治所以久而

無弊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國家億萬年無

疆之休端在於此謹執簡屏營而書於後

御選古文淵鑒凡例

康熙乙丑春二月臣等奉

旨編校　御選古文次第繕寫雕刊

欽定名曰淵鑒分爲正集八十卷別集二十六卷

外集八卷編成目録訖臣等伏念遭逢　聖世侍

奉　禁林仰見

皇上功德隆茂聲施遐被登三咸五震爍無比加

以　聖神天縱單心稽古　萬幾之暇時抒

睿藻與放勳之文思重華之文明並昭雲漢懸日

月蓋自書契以來莫盛今日嘗於乙夜覽觀
古人著作病其散於四部各擅一家若梁昭明文
選宋眞德秀文章正宗及各代文粹文鑑文類等
書別裁去取未稱完善乃悉陳秘府所藏旁搜善
本始自左國迄於近代采其醇粹者若干卷業蒙
聖謨裁定又命臣等再爲披檢每一篇奏御必
經睿慮詳繹再三
制旨曰可然後復令臣等竭其愚寡衆訂校讎加
以箋註并寫進呈乃賜御批標諸篇首微文奥
義昭揭萬古於以闡揚理道則翼贊乎經籍於以

敷陳政事則裨益夫治體尋其旨趣固足以啓發
神智稽其故實亦足以增長見聞誠訓世之要編
覺民之鉅典俯視歷代諸家所選如螢光爝火弗
可同年而語矣臣等學殖寡陋識見弇鄙無以仰
稱我
皇上勤學好古右文之至意惟是忝竊　恩遇叨
預編摩得以親承　指授附名簡末不勝榮幸謹
述大凡以起義例條如左方
一圖書爲文字之祖歷三古而更四聖詩書禮
樂春秋訂自聖手同於化工垂教萬禩無可增

損左氏内外傳而後乃得而商略焉丘明旣親受經孔子而公羊穀梁爲子夏弟子所以折衷微言發揮大義文章之古亦莫過於此矣至策士縱横雖近權譎特辭多雄辯可喜亦爲删其蕪累錄其精要

一三代以降惟兩漢之文最爲近古朝廷詔策臣僚章疏皆非近代可比故正集中錄之爲多

一魏晉以還文勝於質齊梁而下理不勝辭然其能者閎覽博徵各自造極每代各存數篇以見源流正變

一唐之燕許蓋亦有意於大復古而未之能逮然其施於典冊勒諸金石往往可采至韓愈氏醇而能肆以起衰爲己任柳宗元李翺皇甫湜之徒又從而和之元和文體一變而返於六經合以陸贄之奏疏剴切杜牧之議論雄俊有唐一代之文稱偉觀矣

一五代搶攘文氣衰弱宋初楊劉倡導西崑風會愈以不振迨穆脩柳開尹洙始有意復古至歐陽修推尊韓愈其文爲一代宗師遊其門者翕然從之明臣唐順之茅坤遡自韓柳合歐陽

三蘇臨川南豐爲唐宋八大家至今遵之故搜
採特備
一周張二程之書解經論學未嘗以詞章自名
而其義蘊深醇實非文人所及朱熹集濂洛大
成爲文復斟酌於昌黎南豐之間黜伯功辨異
學自是言文章者知以道德爲根本有元一代
碩儒遞相祖述斯道大闡皆其功也第全書卷
帙甚多所存尚未什一
一有明文集最繁其初金華宋濂學於元儒黃
溍柳貫得考亭之遥緒與王禕劉基同爲開國

文人之首學者稱之弘正間之爲文者病其平易而欲反之於秦漢以上自立名號稱爲才子眞贋雜陳波頽風靡惟嘉隆間唐順之歸有光輩得文章之正宗今之所録要以當理爲主就厥體製略加裁別寧簡毋濫

一屈原作離騷義兼風雅而風雅又爲之一變荀宋賈馬於六義之中專標賦名其流浸廣要以敷陳其義歸之於正斯有取焉其他體製衆手實繁文人才士與時感物比事成章斐然述作致有可觀録其最者都爲別集

一晩周先秦之間政異俗殊諸子爭鳴其說以
後作者滋多蓋亦六藝之支流餘裔夫子所謂
必也狂狷者也採擇宜嚴存其梗槩自老子始
訖文中子得若干篇爲外集云
一正集重在明理以時之次爲次論世之義也
別集專主論文以文之類爲次辨體之意也匪
曰同異亦可參互以相發明
一凡入集之文有細注復有總注錯見每篇前
後頗著作者之由與其人歷官本末疑者闕之
其間文體曲折間有發明但恐愚陋考証未詳

辜負

恩命爲兢兢云

紀事

上御乾清門稱江南按察使于成龍居官潔廉召其父德水賜貂裘一襲貂皮若干諭之曰惟爾敎子義方特加賞賚其朂勉爾子成龍殫心盡職始終如一朕方不次顯擢爲爾榮慶苟末路不終惟爾家門之玷又召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侍郎等

官諭曰國家自

祖宗定鼎以來委任漢軍官員與滿洲無異其中

願有宣猷效力者朝廷亦得其用比年漢軍居官
者弗克如初驕恣放逸惟務黷貨累民不守紀綱
法度如張長庚賈漢復王光裕白色純等不可勝
舉每赴外任多帶傔從奢侈糜費競爲姦利朕屢
加申飭尚爾因循未聞悛易頃巡行江左見文武
諸臣及軍民人等衆口一辭稱江寧知府于成龍
清廉愛民朕心嘉悅已宣至獎勵超遷爲安徽按
察使又以成龍父在旗下特召賞賜以見褒美廉
吏至意凡爾八旗漢軍人等自今宜洗心滌慮痛
除舊習或子弟官守在外宜各貽書訓勉果有潔

己愛民如成龍者朕立行擢用如尚怙非不悛國有常法不能爲貸欽此臣竊惟國家治安吏治實爲根本吏治得人則民物安阜獄訟衰息太平之效可覩而所以鼓舞吏治者其要在人主賞罰精明俾人人知所激勸伏覩唐漢之盛人主亦多留意郡長吏有著績循良者數下璽書褒美至唐以後又推美其父母恩貤有加然亦多視爲具文未必激勸悉當明太祖時旌賞平凉知縣王瑱之父王升史册傳爲盛事然以太祖勤思察吏或過用峻法當時之人未必回心嚮道孰有如我

皇上至誠惻怛丁寧告誡如天地之大仁如怙恃
之極慈使人人父勸其子兄勉其弟感激奮發惶
愧汗集而不自知者哉總之
皇上察吏原以為民凡　殿庭之講求　時巡之
清問洞悉幽隱靡所不燭惟恐一方之不得其人
一物之或失其所旌別淑慝賞罰皆不踰時而又
訓辭深厚務俾人心感格去其舊染之污會見王
道蕩蕩無偏無黨風俗醇厚吏治蒸蒸海宇乂安
黎民樂業治平之盛遠軼三代臣載筆螭陛不勝
慶幸之至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九卿沙澄等奏曰臣等會議得江南學院李振

裕臺臣許三禮條奏先賢先儒從祀位次兩疏

前議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應在先

儒之上左丘明之下後議應照世序定位次奉

旨爾等前議諸臣有何意見達哈塔伊桑阿奏曰

臣等原無意見但六子既稱先賢宜在七十二

賢之列奏

旨爾等後議諸臣有何意見余國柱奏曰師生之

誼古來最重即如李侗乃朱熹受業也今以弟

子而反居其上師長而反居其下先賢之靈亦
有不安者陳廷敬奏曰六子羽翼六經功不可
泯但坐位仍照世次爲便徐乾學奏曰羽翼六
經漢儒亦爲有功若無漢儒箋䟽六經已泯没
久矣六子其何從而考究乎許三禮先曽孫奏
董仲舒宜稱先賢居六子之上今又云六子宜
在先賢之列居仲舒之上前後頗覺互異李之
芳奏曰先賢先儒原有不同但位次各從其代
未爲不可梁清標奏曰先賢先儒位次及今宜
有一定之序不然恐後來攙越者更多沙澄又

奏曰漢禮位次但論其道德品行之優劣以爲坐次之上下即如孟軻生乎七十二賢之後位在十哲之上曾參子也而位在曾點之前嘗復論前後世代乎九卿出

上又顧大學士等曰爾等以九卿之議爲何如明珠奏曰後議固是但孟軻位在七十二賢之上世次有所不論前議亦未爲不可

上曰理無二是前議是則後議必非前議非則後議必是

上又顧學士李光地曰爾意云何李光地曰後議

頗覺穩當若論六子之功德宜在四配之下前
議處之七十二賢之列則上下皆不得其所矣
上曰此事無關國計民生許三禮輩不過欲沽虛
名耳朕聞九卿會議時彼此爭論紛紛不絕若
他事盡然豈不有益乎明珠奏曰聖見誠然
二十八日
上又言及江南學院李振裕御史許三禮條奏先
賢先儒從祀位次顧大學士明珠等曰九卿爾
議爾等之言若何明珠奏曰滿大臣之意以師
弟分次序爲不然

上曰定先賢先儒位次止應視其道德行誼以爲次序不可據師弟爲定例即如明末時從師生同年起見懷私報復互相標榜全無爲公之念雖寃抑非理之事每因師生同年情面遂致掣肘未有從直秉公立論行事者以故明季諸事皆致廢弛此風殊爲可惡今亦不得謂之絶無也王熙奏曰順治初年尚有此風今

皇上聖明此風久已息矣

上曰若謂漢官內全無師生相瞻之事亦未可必也

八月二十六日

九卿再議先賢位次

上曰九卿云何明珠等奏曰據九卿云臣等初議
先賢先儒位次各出己見故有兩議但內外陪
位相沿已久不便遽改似宜照舊行

上曰許三禮云何明珠等奏曰據許三禮云臣因
李振裕條陳先賢先儒位次故亦據所見陳奏
今九卿既以照舊例行爲便似亦未爲不可

上曰著照現行例行

購書故事

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闕簡
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後魏道武帝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
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
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
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藏於內庫
代宗時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

准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
秘閣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職銜
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
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
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
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
參官三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

宋乾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弼等並賜以科名詔史館凡吏民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太平興國九年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書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嘉祐四年遣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

職閼即隨補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每卷支
絹壹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宣和中滎州助教張順進闕道之書二百二十三
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詔賜順進士出身東補廸
功郎
明太祖甫定建康即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永樂四年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上曰士人稍有
餘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尚書鄭賜
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且曰書籍不可較價
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

大清一統志凡例

粤稽輿地之書昉於禹貢所載山川疆域土壤貢賦蓋簡而盡矣周禮夏官職方掌天下圖辨其人民財用畜穀之數以周知利害而大司徒掌邦之土地別其名物佐王安擾邦國又有土訓誦訓之官春官小史外史復掌邦國四方之志何其制之頗重而精詳也嗣後班固有地里志范蔚宗有郡國志方輿之記此爲發端晉宋齊梁載籍雜出惟陸澄地里書一百四十卷任昉地記二百五十二卷號稱專家然與唐初五十餘種皆湮沒弗傳其

若於經籍志所可得見者惟唐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九域志歐陽忞輿地
廣記祝穆方輿勝覽元一統志明清類天文分野
書寰宇通志一統志名勝志諸書而已其他散軼
頗多折東匪易伏念
皇朝幅員之廣振古未聞我
皇上文德武功夐越前古東西南朔服教畏神萬
里而遥無隱不燭兹者　特敕諸臣肇脩一統志
益灼知天下阸塞形勢封域戶口兵民財賦之要
以章明綱紀損益利病奠兹疆寓億萬斯年非徒

景式邦之圖資考稽之益也臣等荷蒙
簡命忝預編摩仰惟
天語輝煌訓詞諄至自知固陋悚懼不寧謹自禹
貢職方及於近世博采古義參決羣言標其大凡
以爲成書之準務使識其大而略其細考其實而
闕其疑取類周詳措辭質古展卷之下條晰縷分
庶幾體國經野不窺牖而可知觀民省方如指掌
而斯在
一分野
周禮保章氏以九州封域所分之星以觀妖祥

春秋子產裨竈梓慎皆能言其意義司馬遷班固蔡邕皇甫謐皆其流裔也後世諸儒泥其說而未達其旨往往疑爲迂誕不知自三代至今其言多驗則非無徵之說也崔浩有言興國之君先盡人事若測數測象以求合天謬矣陳卓以降類多拘牽附會以求信其說所以失之愈遠也若通其大意則天官分野之家又何病焉

一部轄

禹貢九州分統萬國延至周末并爲七雄秦廢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統諸縣是爲部轄

之始漢時置郡漸多武帝復倣古制置十三州
每部各置刺史以統郡縣三輔則統以司隸校
尉晉置十九州宋齊二十三州逮梁魏之末皆
有州百餘蓋自南北分據各務夸張分割僑置
州名益多至隋末悉改爲郡而古之州制以廢
唐初改置十道開元分十五道宋初改十五路
天聖析爲十八元豐析爲二十三遼五道金十
九路下迄於元爲路益多乃改設中書省一行
中書省十一以統之而唐宋道路之制又廢明
改南北二直隷十三布政司以統府縣而諸州

參列其間與縣畧等此歷代部轄之大槩也要
而論之明之直隸則秦之內史漢晉之司隸唐
宋之京畿元之中書省也明之十三布政使司
則漢晉之諸州唐之諸道宋之諸路元之行中
書省也明之諸府州則漢隋之郡元之諸路也
唯縣制則自漢迄明未改　本朝改南直爲江
南布政使司餘仍明舊今自京師直隸各府而
外應書某布政使司領府州若干先爲總論撮
其大要其封疆重臣及布按諸司設官關係一
方者先載於此每府有建置沿革有總敘有古

人議論有附論有設官有戶口田賦總數縣又加詳焉每縣先里至次建置沿革次城池次形勢無可指則闕次風俗次設官次戶口次田賦次山川次古蹟次關隘次橋梁次陵墓祠廟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漢唐以前人難定某邑者標出共考之

一圖經

輿地遠近險易非圖不知蘇秦按圖說諸侯而識六國十倍之勢蕭何收秦圖書而知天下阨塞之所在聚米爲象馬援以度隗囂建樓而籌德裕以服南詔自古規制羣方莫不由此

皇上命諸方繪畫輿圖見藏天府今宜據以爲準節縮方幅參以元時朱思本之輿地圖明羅洪

先之廣輿圖直隷布政司先爲總圖一郡自爲一圖分則粲若列眉聚則合如連璧而方輿遐覽昭然在目矣

一建置沿革

舜典肇十有二州爲建制之始禹貢還爲九州爲沿革之始然古代綿遠典籍無徵史記八書僅有河渠班固始創立地里之名嗣後因而不改自漢迄明諸志具在雖六朝五季間有闕逸然散見於他書者實多可參攷而知也今自三代以及春秋戰國經傳所載具列於首自漢以

後則凡有廢置必攷其某帝某年悉詳著之雖

割據僭號者亦必具録庶以見明備云

一城池

大易重設險之義蓋天險地險必以人事濟之

而後險爲我用不然莒城甚惡見譏于巫臣道

茀不行致誚於單子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

也所以與民守者此也城池其可不講乎

一形勢

周官列形方易象言地勢形勢之尚久矣故秦

百二齊十二楚有方城漢水晉有洪河條山而

吳越亦稱三江五湖史册班班可考顧其中有要焉如咸陽古奧區左瞰河華右脇岐雍扼吭拊背迸迸凌撼中夏然非包梁蘇益關中亦未遽稱天府也洛師爲天地中襟嵩帶河左伊右瀍八方之所歸往然非憑懷衞闕鄧汝提韓而挈魏則郟鄏定鼎之區未足稱卜年卜世之盛也金陵挾龍虎阻天塹抱吳帶荆稱[illegible]服雄然必長淮爲屏蔽姑孰爲門戶京江爲肘翼江東六代始得立都是則天下大勢槩可知矣北以磧限南以嶺限中原以河限東西楚以淮限吳

與越以江限由河可以控淮由淮可以控江由江可以控嶺越嶺而滇海是環考形勢者於此詳焉所謂履句履識地形也宜每布政司每府每直隸州考古今形勢爲論一篇

一里至

四至八到裴秀所謂分率準望地里家多循舊式今仍遵之不改

一議論

凡古人樹論坐而言起而可行如蘇秦張儀言七國婁敬田肯議關中賈讓策治河趙充國籌

屯田虞詡議涼州及諸讜言碩畫謂宜槩括編
録以裨經濟而前人名論之後亦當附以末議
參酌曩今指說利病以備異時之采擇云

一設官

建官設署所以經理此土也有民而不能治與
無民同有田而不能使耕與無田同有險而不
獲守與無險同唐虞之州十有二師成周之鄉
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爲此也
今督撫藩臬下至州縣之校官巡驛皆志之而
衙署所在即附焉其武職兵防衛所邊堡分系

於其地并關鹽市舶並無關漏

一戶口

戶口以紀生齒之息耗故周禮登民數祭司民其制最重職方之二男五女一男二女尤顯然徵戶口之實故前代諸書皆載之今仍其例

一田賦

禹貢旣載厥田職方更詳宜穀王制亦自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積數之至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總其全前代諸書額多寡之不道何歟唐順之云戶口田畝經

國者所必務今之地志敘山川無與險夷瀦洩之用載風俗無與觀風省方之寔而壞則賦額一切不道何其謬也今特詳其制以復禹貢職方王制之舊並徭賦經制所在節要書之　本朝蠲租仁政及墾田實數俱宜備書

一風俗

風俗之厚薄自因敎化使然然唐虞之儉樸本自陶唐江左之紛華開於六代一成而不可變遂數千百年如一日良由後王之敎令無以易其漸漬之深也諸書并載今仍其例我

皇上脩政教務德化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尤

聖治之章明者也

一山川

山川能出雲雨以利一方又斯民財用所出故禹貢職方而後諸記載者小大不遺其間嶽鎮川瀆代有典章損益不一考其故事正其釐革斯其時也而歷來辨論亦間取焉其郡國水利應行詳述若江海河漕關係國脉民命每部當另作一卷以攷鏡其得失本末名山峯巒巖壑寺觀之盛宜具載其下若匡廬之五老峯康王谷三石梁簡寂觀之類明一統志分爲數處便覺繁複

一古蹟

當就史傳所載事之大者有關歷代治亂盛衰亟為錄之其文人墨士流連覽眺者亦附見焉若踵習傳疑恒多虛妄有一事而附會襲生亦有數事而錯雜失實冉埛之疑冉有孰審定陶之封燕王之誤子丹豈識王建之匱以致西湖稱慶忌之塔長安載四皓之墳謠以傳謠所在都有務宜核實毋涉子虛毋如西安景雲樓之鍾南海光孝寺之鐵塔溪州李弘皋之銅柱銘宜為博采

一舊都宮闕

宮闕雄觀千秋之制度攸存如關中則長安志雍録遥接黃圖江南則金陵志建康實録備採舊址以至崔銑鄴都之記蕭洵元宮之文搜覽遺章猶見彷彿況有明遺蹟規制朴素　本朝建都益崇儉德更宜臚列昭示來兹

一考訂

史書地志而外凡紀傳志表并各經注疏諸子百家前人奏議文集皆宜蒐采至金石遺文尤足徵史事之訛謬歐陽集古洪氏隷釋所載甚多他如金薤琳瑯石墨鐫華亦云極備俱在網

羅毋致闕漏至　本朝諸司文案必須咨取採
入以成憲章之盛

一陵墓祠廟

凡古帝王陵寢所在若風陵鴻冢之藏蒼梧會稽之蹟皆有秩祀領於祠官制其兆域禁其樵採以致崇嚴由來尚矣自驪山失火延及三泉赤眉暴亂五陵蕪廢下至趙宋青城南渡鞏洛丘墟越州攢宮又罹楊璉之慘蓋有不忍言者
聖朝龍興推恩前代鍾陵置守衛之家昌平下脩葺之令

世祖章皇帝躬幸莊烈墳園感悼樹碑今
皇上厚德深仁尤爲隆渥前者　南巡江表特詣
蔣山脩親祭之曠典自古及今施澤異代未有
若　本朝之盛者也凡諸事實宜與歷來古典
輯入志中元朝陵寢史書在起輦谷者
至尊遣人尋覔皆得其處俟臨時奏請編入至於
聖賢忠孝世德故家遺墓久存若比干之墓南
陽之阡信陵之冢以及祀典論定之祠廟如禮
經所稱扞災禦患勤事定國者亦謹志以期傳
久庶以別於淫祀焉

一關隘

段規曰尺寸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𦵏關隘之所重也雖然秦必以四關稱雄蜀必恃三關為固則天下之險亦僅矣夫枯木朽株有時可與金城湯池齊量者用之得其道也然則設險固無常所乎近代恒借譏察之名為權取之術然司關之設周官不廢施之有方未嘗不可兼收其效也至於驛遞堡寨之遠近也營鎮集之疎密苟為封守之寄孰非慎固之資雖細必登無容踈漏

一橋梁

丘陵谿谷此山險也而濵水爲險者正不必呂梁龍門也即步武之間登降之邇亦時有之此徒杠輿梁所以爲王政之要與茲所亟者不第如涉渭三橋河陽中濟已也凡經途所係利涉必資皆當備載而堤堰津埭壩閘淺渡皆以類附焉盖不徒便商旅亦所以重農事也

一土產

物產以充貢篚自禹貢職方以來皆詳之今仍其例非惟侈富有之盛抑以示不盡利之思也

至如九域志所載土貢即與寰宇記不同方輿勝覽又與九域志異宋一代先後已各殊矣應爲備載若宣州之筆易州之墨由拳之紙足資博文者存之

一人物

人物雖有流寓土著之别然原其始者必要其終如江左王氏本琅琊而後居建康謝氏本陳郡而後居會稽以及有宋南渡諸公皆不得稱流寓矣又如歐陽脩生於隨州而實本廬陵二蘇生於眉山而一終於常一終於許則當兩志

之朱熹産閩中而族本新安地以人重亦當兩志之至如李白本以隴西遷蜀而或謂爲山東杜甫本襄陽而或謂爲京兆韓愈本河陽而或謂爲鄧州之南陽王應麟本鄞人而或謂爲括州之慶元皆當改正

人物二

人物舊志采擇甚煩難以盡載今擬名臣鉅公已見廿一史者但列官階注曰已見某史而搜其隱德發以幽光者則不妨辭費焉但寧嚴無濫寧實無虛若名宦則書其有益地方者以爲

勸

一仙釋

仙釋荒誕有妨正教衛道之士固嘗辭而闢之

兹乃詳著卷中非所以正人心而變風俗且率

非土著或往來幻化惑世炫術踪跡原無定處

載入某地似屬無稽今宜一槩屏却止就山川

古蹟當時間有以仙釋流傳者偶附識以廣見

聞可耳

太子太傅大學士覺羅公世恩碑銘

天眷

皇清篤生
聖人仍歷世嗣緒造區夏又有一心一德之臣近
出宗系戡武亂定太平亦克世濟厥美若我
太子太傅大學士覺羅公之祖若考事我
太祖
太宗鞣遼左掀幽朔從
世祖入關統一天下功德右諸臣寵命洊加世襲
貳等阿達哈哈番暨我公功德益懋
今天子擢居首揆師帥百僚策安反側謐固邦家
先是

天子推恩所生累錫貤典　制贈三世如其官公
學
天子恩命屬禮部侍郎徐乾學書其事與其祖考
所以劭躬壽後委祉於今者刻之墓上麗牲之石
乾學嘗以學士侍公　綸閣何敢固辭第乾學事
我公不逮事公之祖若考又踈外弇陋不嫻於秘
府掌故不獲詳公祖考所以歷事
三朝定策密勿之本末何以稱塞公敬勤　君父
之至意雖然乾學竊見公之光輝於密勿之地其
容穆如不能測量其蟠際涯涘也其言藹如宛和

風煦日之融融也其度擴乎其有容也其履操潔
清又退然常有以自下者因是溯論其流澤之長
奕世載德必淵靜有謀能定大疑決大策者也必
慈惠足以長人者也必能推賢進士爲疏附先後
者也必端廉精白以有守謹厚而不敢先人者也
觀其子足以知父觀其孫足以知祖乾學雖不及
見公祖考然足知其勲德卓絶以我公知之也嘗
論唐之宗臣位至中書平章者甚多而京兆勉相
德宗隴西揆相代宗功業品望尤爲卓犖宋世玉
牒與士人相參進用沂公汝愚亦以相業顯史冊

至今稱之蓋其積累有素猗蘭奕葉與昌運俱長非獨一時之才傑而已乾學嘉覩休美爰稽首載

筆書

天子之策命而因推本其盛美俾百世而下共知我公敬勤　君父之至意可以匹休唐宋諸相而無媿也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矣銘曰

渤海東陲析津所屬堪輿蜿蟺蔚生　帝族既隆寶祚枝葉扶疎光氣絪縕金膏美珠元相之先仍世尊顯手攬戎機日侍　雕輦爰佐　景運推堅什疆著定之勳紀於太常　皇嘉懿親簡茲喆嗣

俾典璣衡斟酌元氣上公九命貺寵泉扃南陽之
阡松栢青青靈風肅然眷此華胄雲礽象輿參御
三后子孫百世荷天休祥我顯詩之以信餘慶

覺羅氏世恩碑文

惟天篤佑我
皇家
列聖相承締造區夏斂福用敷溥被臣工不遺細
勞隆禮有加及乃祖考罔不惟食勸孝作忠大澤
深厚尤篤仁愛方之行葦緣根及葉靡生不育緬
惟先人分籍宗正　三朝教養馳驅靡盬謹勤厥

官報效未究以㬰子孫逮於小子懼弗克嗣猥以
譾陋備位於　朝累蒙任使洊登顯列自承乏寀
司夙夜竭駑鈍慙無補益重被　天施與於大慶
命書寵章覃及再世榮賁泉壤捧受祇懼弗敢隕
越謹拜手稽首以我
聖皇之休命書於麗牲之碑伏自惟念遭逢　聖
世過被　優渥藉若前人死骨不腐傳之萬世知
聖恩汪濊凡爲人臣者宜殫心竭力稱塞萬一凡
爲人祖若父者宜積行餘善佑啓後人凡爲人子
若孫者宜虔恭朝夕無墜前緒瞻仰穹碑潛焉感

渺猥以不文謹綴銘辭昭勸無極銘曰

帝出乎震世有九服龠麟衍祥黃炎多族曁曁先

臣若木枝分後先奔走遘會風雲歷事　三后受

禄孔厚志所弗訖恐後之負藐玆小子幸緣世官

綴衣常任若車幝幝謬聞大政弗勝鼎足　恩寵

先臣謂爾有穀光光筴書匪臣之宜惟高惟厚惟

皇之施翩翩家慶匪子之肖以劬以壽祖考之敎

碑以繫悲賁以　綸綍執耳執來勿替爾思

大悲寺大悲菩薩殿碑

大悲寺在宣武門內禁城西偏其大悲菩薩殿崇

基併排俯衢瞰陌彤鏤璀錯日烘霞起爲京邑之偉觀蓋順治八年鄭親王所建也王以河間之好古東平之樂善親賢藩翰保乂　皇家而託意道勝攄心象設來遊此寺爲建斯殿經營輪奐度越前規丹雘既施晬容以妥雲水知歸巾缾相望將勒諸貞石以啓佑後人而屭贔矗然斯文靡託奕世載德星周及三令簡親王克繩祖武永言孝思睹舊澤之如新悵前徽之未著欲使崔蔡之徒昭琬琰於來者乃令侍讀學士翁英侍講學士阿三傳敎屬某爲之碑某愧謝不文以應敎不敢辭於

是述其始建及勒文之時日以志創述之因善建
不拔後先濟美用克光昭前人令德茲其所以爲
賢也時康熙二十有四年龍集乙丑季夏之月敬
作銘曰
紺園湧地丹甍聚天瞻言勝業眷我前言金從昔
布石乃今刊銘揚月樹梵韻風泉共茲礪帶作鎮
萬年

憺園文集卷第三十五